

《襄阳记》 佚名《襄阳耆旧记》（又名《襄阳记》）

三国部分人物卷（一）

庞德公庞德公，襄阳人。居岷山之南沔水上，未尝入城府。躬耕田里，夫妻相待如宾，休止则正巾端坐琴书自娱，睹其貌者肃如也。

荆州牧刘表，数延请，不能屈。乃自往候之，谓公曰：“夫保全一身，孰若保全天下乎？”公笑曰：“鸿鹄巢于高林之上，暮而得所栖；龟鼃穴于深泉之下，夕而得所宿。夫趋舍行止，亦人之巢穴也。但各得其栖宿而已，天下非所保也。”因释耕陇上，妻子耘于前。表指而问曰：先生苦居畎亩之间，而不肯当禄，然后世将何以遗子孙乎？“公曰：”世人皆遗之以危，今独遗之以安。虽所遗不同，未为无所遗也。“表曰：”何谓？“公曰：”昔尧、舜举海内授其臣，而无所执爱，委其子于草莽，而无矜色。丹朱、商均至愚下，得全首领以没。禹、汤虽以四海为贵，遂以国私其亲，使桀徙南巢、纣悬首周旗，而族受其获。夫岂愚于丹朱、商均哉？其势危故也。周公摄政天下，而杀其兄。向使周公兄弟食藜藿之羹，居蓬蒿之下，岂有若是之害哉！”表叹息而去。

诸葛孔明每至公家，独拜床下，德公殊不令止。司马德操尝造公，值公渡沔，祀先人墓。德操径入其室上，呼德公妻子，使速作黍，“徐元直向言，有客当来就我与公谈论。”其妻子皆罗列，拜於堂下，奔走供设。须臾，德公还，直入相就，不知何者是客也。

德操小德公十岁，以兄事之，呼作庞公也。故世人遂谓“公”是德公名，非也。

后遂携其妻子登鹿门山，托言采药，因不知所在。

《先贤传》云：“乡里旧语，目诸葛孔明为卧龙，庞士元为凤雏，司马德操为水镜，皆德公之题也。”

其子倦民，亦有令名，娶诸葛孔明小姊，为魏黄门吏部郎，早卒。子焕，字世文，晋太康中为牂牁太守。去官还乡里，居荆南白沙乡。里人宗敬之，相语曰：“我家池里龙来归。”乡里仰其德让，少壮替代老者担。

德公从子统。

庞统字士元，少未有识者，惟德公重之，年十八，使谒德操。德操与语，自昼达夜，乃叹息曰：“德公诚知人，此实盛德也。必南州冠冕。”由是显名。

后先主访世事于德操，德操曰：“入生俗士，岂识时务？识时务者，在乎俊杰。此间由卧龙、凤雏。”先主问为谁，曰：“诸葛孔明‘庞士元也。’”先主后并用为军师中郎将。

统每称咏，多过其才，时人怪而问之。统曰：“方今天下大乱，雅道陵迟

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方欲兴风俗，长道业，若不美其谈，则名声不足慕。今拔十失五，犹得其半，而可以崇长世教，使有志者自励，不亦可乎？”

吴将周瑜卒，统送丧至吴，吴人多闻其名，陆绩、顾邵、全琮皆往。统曰：“陆子可谓弩马有逸足之力，顾子可谓弩牛能负重致远也。”

初，先主领荆州，统以从事守耒阳令，在县不治，免官。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：“庞士元非百里才也，使处治中、别驾之任，始当展其骥足耳。”先主大器之，以为治中从事。

劝先主入益州，先主向成都，所向辄中。于涪大会，曰：“今日之会可为乐矣。”统曰：“伐人之国而以为乐，非仁者所为。”先主醉，怒曰：“武王伐纣，前歌后舞，非仁者乎？”

进围雒县，统率众攻城，为矢所中，卒，年三十六。

统弟林妇习。

庞林妇习庞林妇，同郡习祯妹。曹操之破荆州，林妇与林分隔，守养弱女十有余年，后林随黄权降魏，始复集聚。魏文闻而贤之，赐床帐、衣服，以显其义节。

蔡瑁蔡瑁，字德圭，襄阳人，性豪自喜。

少为魏武所亲。刘琮之败，武帝造其家，入瑁私室，呼见其妻、子，谓瑁曰：“德圭，故忆往昔共见梁孟星，孟星不见人时否？闻今在此，那的面目见卿耶！”是时，瑁家在蔡洲上，屋宇甚好，四墙皆以青石结角。婢妾数百人，别业四五十处。

汉末，诸蔡最盛。蔡讽，妹适太尉张温；长女为黄承彦妻；小女为刘景升后妇，瑁之妹也。瓚，字茂圭，为郟相，琰，字文圭，为巴郡太守，瑁同堂也。永嘉末，其子犹富，宗族甚强，共保于洲上，为草贼王如所杀，一宗都尽，今无复姓蔡者。

瑁，刘表时为江夏、南郡、章陵太守，镇南将军军师。遂为魏武从事中郎、司马、长水校尉、汉阳亭侯。魏武虽以故旧待之，而为时人所贱，责其助刘琮，谗刘琦故也。

魏文作《典论》，以瑁成之，曰：“刘表长子曰琦，表始爱之，称其类己。久之，为少子琮纳后妻蔡氏之侄，遂爱琮而恶琦。瑁及外甥张允，并得幸于表，又睦于琮。琮有善，虽小必闻；有过，虽大必遮。蔡氏称美于内，允、瑁诵德于外。爱憎由之，而琦益疏。乃出为江夏太守，监兵于外。瑁、允阴伺其过厥，随而毁之。美无显而不掩，厥无微而不露。于是忿怒之色日发，道让之言日至。而琮竟为嗣矣。故曰，‘容刃生于身疏，积爱出于近习’，岂谓是邪！泄柳、申详，无人乎穆公之侧，不能安其身。君臣则然，父子亦犹是乎！”

后表疾病，琦慈孝，还省疾。瑁、允恐其见表，父子相感，更有托后之意，谓曰：“将军令君抚临江夏，为国东藩，其任至重。今释众而来，必见谴怒。伤亲之欢心以增其疾，非孝敬也。”遂遏于户外，使不相见，琦流涕而去，士民闻而伤焉。表卒琮竟嗣立，以侯印与琦。琦怒而投之，伪辞赴丧，有讨瑁、允之意。会王师已临其郊，琮举州请罪，琦遂奔于江南。

杨虑、许汜杨虑，字威方，襄阳人。少有德行，为沔南冠冕。州、郡礼重，诸公辟命，皆不能屈。年十七而夭。门徒数百人，宗其德范，号为“德行杨君”。

许汜是虑同里人，少师虑，为魏武从事中郎。与先主昔共坐论陈元龙者，其人也。

虑弟仪。

杨仪杨仪，字威公。为蜀相诸葛亮长史，加绥军将军。

亮出军，仪常规画分部，筹度粮谷，不稽思虑，斯须便了。军戎节度，取办於仪。亮深惜仪之才幹，凭魏延之骁勇，故常恨二人之不平，不忍有所偏废也。

建兴十二年，亮出屯谷口，卒于敌场。仪率全军而还，又讨诛魏延，自以为功勋至大，当代亮。而方拜中军师，无所统领，从容而已。遂大怨怒，谓费祎曰：“往者吾若举军就魏氏，宁当落度如此邪！令人追悔不可更及。”

祎表其言，坐徙。仪复上书诽谤，词旨激切，遂下郡收仪，自杀。

繁仲皇繁仲皇，襄阳人，为青州刺史。自尔以来，虽无名德重位，世世作书生门户。

习询、习竺习询、习竺，才气锋爽。

习承业习承业，博学有才鉴。历江阳、汾山太守，都督龙鹄诸军事。

习蔼习蔼，有威仪，善谈论。

习珍习珍，为零陵北部都尉，加裨将军。

孙权杀关羽，诸县响应。欲保城不降，珍弟宏曰：“驱甚崩之民，当乘胜之敌，甲不坚密，士不素精，难以成功。不如暂屈节于彼，然后立大效以报汉室也。”珍从之，乃阴约樊胄等举兵，为权所破。珍举七县，自号邵陵太守，屯校夷界以事蜀。

孙权遣潘濬讨珍，所至皆下，唯珍所帅数百人登山。濬数书喻使降，不答。濬单将左右，自到山下，求其交语。珍遂谓曰：“我必为汉鬼，不为吴臣，不可逼也。”因引射瑞。濬还攻，珍固守月余，粮、箭皆尽。谓群下曰：“受汉厚恩，不得不报之以死。诸君何为者？”即仗剑自裁。

先主闻珍败，为发丧，追赐邵陵太守。

弟宏在吴，凡有问，皆不答。张邵伯难宏曰：“若亡国之大夫不可以访事，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，则商之箕子当见捐于昔日，赵之广武君无能振策于一世也。”

后贼发其汉末先人墓，掘习郁冢作炭灶，时人痛之。

珍子温。

习温习温，识度广大。历长沙、武昌太守，选曹尚书，广州刺史。从容朝位三十年，不立名迹，不结权豪。饮酒一石乃醉。有别业在洛上，每休沐常宴其中。

长子宇，执法郎，曾取急归，车乘道从甚盛。温怒，杖之曰：“吾闻生于乱世，贵而能贫，始可以亡患，况复以侈靡竞乎！”

潘濬见温十数岁时，曰：“此儿名士，必为吾州里议主。”敕子弟与善。后果为荆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

潘秘过，辞于温，曰：“先君昔曰君侯当为州里议主，今果如其言。不审州里谁当复相代者？”温曰：“无过于君也。”后秘为尚书仆射，先是，代温为公平，甚得州里之誉。

黄承彦黄承彦，高爽开朗，为沔南名士，谓孔明曰：“闻君择妇；身有丑女，黄头黑面，才堪相配。”孔明许焉，既载送之。时人以为笑乐，乡里为之谚曰：“莫作孔明择妇，正得阿承丑女！”

习祯习祯，有风流，善谈论。名亚庞统，而在马良之右。子忠，亦有名。忠子隆，为步兵校尉，掌校秘书。

《襄阳耆旧记》（又名《襄阳记》）三国部分人物卷（二）

马良马良，字季常，襄阳宜城人也。兄弟五人，并有才名。时人为之语曰：“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”良眉中有白毛，故以称之。

先主领荆州，辟良为从事。诸葛入蜀，良与书曰：“雒城已拔，殆天祚也。兄应期赞世，配业光国，魄兆见矣。夫变用雅虑，审贵垂明，于以简才，宜适其时。若乃和光悦远，迈德天壤，使时闲于听，世服于道，齐高妙之音，正郑、卫之声，并利于事，无相夺伦，此乃管弦之至，牙、旷之调也。虽非锺期，敢不击赏！”亮闻之，以为知音，深器重之……

先主辟良为左将军掾。后遣使吴，修好于孙权。良谓亮曰：“今衔国命，协睦二家，幸为良介于孙将军，可乎？”亮曰：“君试自为文。”良即为草曰：“寡君遣掾马良通聘继好，以绍昆吾、豕韦之勋。其人吉士，荆楚之令，鲜于造次之华，而有克终之美。原降心存纳，以慰将命。”

先主称尊号，以为侍中。及东征吴，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，蛮夷渠帅皆受印号，咸如意指。会先主败绩於夷陵，良亦遇害。

子秉，为骑都尉。良弟谡。

马谡马谡，字幼常。以荆州从事入蜀，历绵竹、成都令、越雋太守。长八尺，才器过人，善与人交，好论军计，亮深器异。先主临崩，谓亮曰：“马谡言过其实，不可大用也。”亮犹谓不然，以为参军，每引见谈论，自昼达夜。

建兴三年，亮征南中，谡送之数十里。亮曰：“虽共谋之历年，今可更惠良规。”谡对曰：“南中恃其险远，不服久矣，虽今日破之，明日复反耳。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。彼知官势内虚，其叛亦速。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，既非仁者之情，且又不可仓卒也。夫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，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原公服其心而已。”亮纳其策，赦孟获以服南方。故终亮之世，南方不敢复反。

建兴六年，亮出军向祁山，使谡统大众向前，为魏将张郃所破，坐此下狱死，时年三十九。谡临终，与亮书曰：“明公视谡犹子，谡视明公犹父，原深推殛鯨于羽之义，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，谡虽死，无恨於黄壤也。”于时，十万之众为之垂涕。亮自临祭，待其遗孤若平生。

蒋琬后诣汉中，谓亮曰：“昔楚杀得臣，然后文公喜可知也。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，岂不惜乎！”亮流涕曰：“孙武所以能制胜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是以杨干乱法，魏绛戮其仆。今四海分裂，兵交方始，若复废法，何用讨贼邪！”

杨颺杨颺，字子昭，襄阳人也。入蜀，为巴郡太守、丞相亮主簿。

亮尝自校簿书。颺直入谏曰：“为治有区分，则上下不可相侵。请为明公以家主喻之：今有人于此，使奴执耕种，婢主炊爨，鸡主司晨，犬主吠盗，牛负重载，马涉远路，私业无旷，所求皆足，雍容高拱，饮食而已。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，不更付任，劳其体力，为此碎务，形疲神困，终无一成。岂其智之不如奴婢、鸡犬哉？失为家主之法也。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，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。邴吉不问横尸而忧牛喘，陈平不肯对钱谷，云自有主者。彼诚达於位分之体也。今明公为治，亲自校簿书，流汗竟日，不亦劳乎！”亮谢之。

后尝为东曹属，典选举。

及颺死，亮垂泣三日，与蒋琬书曰：“天夺吾杨颺，则朝中少损益矣。”

向朗向朗，字巨达，襄阳宜城人也。少师事司马德操，与徐元直、韩德高、庞士元皆亲善。刘表以为临沮长。

表卒，归先主，为巴西、牂牁、房陵太守。及后主立，为步兵校尉、丞相长史。

朗素与马谡善，谡既亡，知情不举，遂因之免官。丞相亮卒后，徙左将军

，追论旧功，封显明亭侯。

朗少时虽涉猎文学，然不治素检，以吏能见称。自去长史，优游无事垂二十年，乃更潜心典籍，孜孜不倦。年逾八十，犹手自校书，刊定谬误，积聚篇卷，于时最多。开门接宾，诱纳后进，但讲论古义，不干时事，以是见称。上自执政，下及童冠，皆敬重焉。

延禧十年卒，遗言戒子曰：“传称师克在和不在众。此言天地和则万物生，君臣和则国家平，九族和则动得所求，静得所安。是以圣人守和，以存以亡也。吾，楚国之小子耳，而早丧所天，为二兄所诱养，使其性行不随禄利以堕。今但贫耳；贫非人之患也，惟和为贵，汝其勉之！”子条。

向条向条，字文豹，亦博学多识。嗣父爵，景耀中为御史中丞。入晋为江阳太守、南中军司马。

向宠向宠，先主时为牙门将。秭归之败，宠营特全。后为中部督，典宿卫兵。

诸葛亮当北行，表与后主曰：“将军向宠，性行淑均，晓畅军事。试用于昔，先帝称之曰能，是以众论举宠为督。愚以为军中之事悉以咨之，必能使行陈和睦，优劣得所。”

弟充。

向充向充，历射声校尉、尚书。

诸葛亮初亡，所在各求为立庙，朝议以礼秩不听，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於道陌上。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，后主不从。向充时为中书郎，与步兵校尉习隆等共上表曰：“臣闻周人怀召伯之德，甘棠为之不伐；越王思范蠡之功，铸金以存其像。自汉兴以来，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者多矣。况亮德范遐迹，勋盖季世，王室之不坏，实斯人是赖，而蒸尝止于私门，庙像阙而莫立，使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，非所以存德念功，述追在昔者也。今若尽顺民心，则渎而无典，建之京师，又逼宗庙，此圣怀所以惟疑也。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，立之於沔阳，以时赐祭，凡其亲属、故吏欲奉祠者，皆限至庙。断其私祀，以崇王礼。”于是始从之。

魏咸熙元年六月，镇西将军卫瓘至成都，得璧、玉印各一枚，文似“成信”字，魏人宣示百官，藏于相国府。充闻之曰：“吾闻谯周之言：昔晋穆侯名太子曰仇，弟曰成师。师服曰：始兆乱矣，兄其替乎！后果如言。先帝讳备，其训具也；后主讳禅，其训授也，如言刘己具矣，当授与人也。今中抚军名炎，而汉年极于炎兴，瑞出成都，而藏之於相国府，此殆天意也。”是岁，拜充为梓潼太守。明年十二月，晋武即尊位，炎兴于是乎应焉。

廖化廖化字元俭，本名淳，中卢人也。世为沔南冠族。

为关羽前将军主簿，败没于吴。思向先主，乃诈死，因将老母昼夜西奔先主于秭归。先主大悦，以为宜都太守。

后为亮参军，稍迁至右车骑将军、假节，领并州刺史，封中乡侯，以果烈称。官德与张翼齐，而在宗预之右。

咸熙元年春，内徙洛，道病卒。

董恢董恢字休绪，襄阳人。事先主，为入蜀，宣信中郎。

费祎使吴，恢副之。孙权尝大醉问祎曰：“杨仪、魏延，牧竖小人也。虽尝有鸣吠之益於时务，然既已任之，势不得轻。若一朝无诸葛亮，必为祸乱矣。诸君愤愤，曾不知防虑于此，岂所谓贻厥孙谋乎？”祎愕然四顾视，不能答。恢曰：“仪、延之不协，起于私忿耳，无黥、韩难御之心也。今方扫除强寇，混一区夏，功以才成，业由才广。若舍此不任，防其后患，是犹备有风波而逆废舟楫，非长计也。”权大笑乐。诸葛亮闻之，以为知言。还，未三日，辟为丞相府属，迁巴郡太守。

先是，侍中董允等共期游宴，而恢诣允修敬，即命解骖。

张悌张悌，字巨先，襄阳人，少有名理。孙休时，为屯骑校尉。孙皓时，为丞相，封山都侯。

魏伐蜀，吴人问悌曰：“司马氏得政以来，大难屡作，智力虽丰，而百姓未服也。今又竭其资力，远征巴蜀，兵劳民疲而不知恤，败于不暇，何以能济？昔夫差伐齐，非不克胜，所以危亡，不忧其本也，况彼之争地乎！”悌曰：“不然。曹操虽功盖中夏，威震四海，崇诈杖术，征伐无已，民畏其威，而不怀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系以惨虐，内兴宫室，外惧雄豪，东西驰驱，无岁获安，彼之失民，为日久矣。司马懿父子，自握其柄，累有大功，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，为之谋主而救其疾，民心归之，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，而腹心不扰，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动，摧坚敌如折枯，荡异同如反掌，任贤使能，各尽其心，非智勇兼人，孰能如之？其威武张矣，本根固矣，群情服矣，奸计立矣。今蜀阉宦专朝，国无政令，而玩戎黩武，民劳卒弊，竞于外利，不修守备。彼强弱不同，智算亦胜，因危而伐，殆其克乎！若其不克，不过无功，终无退北之忧、覆军之虑也，何为不可哉？昔楚剑利而秦昭惧，孟明用而晋人忧，彼之得志，故我之大患也。”吴人笑其言，而蜀果降于魏。

晋来伐吴，皓使悌督沈莹、诸葛靓率众三万，渡江逆之。至牛渚，莹曰：“晋治水军於蜀久矣，今倾国大举，万里齐力，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。我上流诸军，无有戒备，名将皆死，幼少当任，恐边江诸城，尽莫能御也。晋之水军，必至於此矣！宜畜众力，待来一战，若胜之日，江西自清，上方虽坏，可还取之。今渡江力战，胜不可保，若或摧丧，则大事去矣。”悌曰：“吴

之将亡，贤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来至此，众心必骇惧，不可重整。今宜渡江，可用决战力争。若其丧败，则同死社稷，无所复恨。若其克胜，则北敌奔走，兵势万倍，便当乘威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忧不破也。若如子计，恐行散尽，相与坐待敌到，君臣俱降，无复一人死难者，不亦辱乎！”

遂渡江战，吴军大败。诸葛靓与五六百人退走，使过迎悌，悌不肯去，靓自往牵之，谓曰：“巨先，天下存亡有大数，岂卿一人所知，如何故自取死为？”悌垂涕曰：“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作儿童时，便为卿家丞相所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负名贤知顾。今以身徇社稷，复何遁邪？莫牵曳之如是。”靓流涕放之，去百余步，已见为晋军所杀。

李衡李衡，字叔平，襄阳卒家子也，汉末入吴，为武昌庶民。闻羊道有人物之鉴，往干之。道曰：“多事之世，尚书剧曹郎才也。”习竺以女英习配之。

是时，校事吕壹操弄权柄，大臣畏逼，莫有敢言，道曰：“非李衡无能困之者。”遂共荐为郎。权引见，衡口陈壹奸短数千言，权有愧色。数月，壹被诛，而衡大见显擢。

后常为诸葛恪司马，干恪府事。恪被诛，求为丹杨太守。时孙休在郡治，衡数以法绳之。英习每谏曰：“贱而临贵，疏而间亲，取祸之道！”衡不从。会休立，衡从门入，英习逆问曰：“何故有惧色？琅琊王立耶？”衡曰：“然。不用卿言，以至于此。”遂白其家客欲奔走魏。英习固谏曰：“不可！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过重。既数作无礼，而不远虑，又复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归，何面见中国人乎？”衡曰：“计何所出？”英习曰：“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博学深广，多见以德抱怨之义。今初立，方欲自显於天下，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。君意自不了者，可自囚诣狱，表列前失，显求受罪。如此，乃当逆见优饶，非但直活而已。”衡从之。果下令曰：“丹杨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有司。夫射钩、斩磔，在古为忠。遣衡还郡，勿令自疑。”加威远将军，援以棨戟。

衡每欲治家，英习不听。后密遣客十人，于武陵龙阳泛洲上作宅，种柑桔千株。临死，敕儿曰：“汝母每恶我治家，故穷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，不责汝衣食，岁上一匹绢，亦可足用耳。”衡亡后二十于日，儿以白母，母曰：“此当是种柑桔也，汝家失十户客来七八年，必汝父遣为宅。汝父恆称太史公言，‘江陵千树桔，当封君家’。吾答曰：”士患无德义，不患不富，若贵而能贫，方好尔。用此何为！‘“吴末，衡柑桔成，岁得绢数千匹，家道富足。晋咸康中，其宅址枯树犹在。

胡宜胡宜，字叔方，为江夏、南郡太守。

清励有节，妻不衣帛。魏朝以其清班示天下。

王昌王昌，字公伯，为东平相、散骑常侍。早卒。妇是任城王曹子文女。昌弟式，字公仪，为度辽将军，妇是尚书令桓阶女。

昌母聪明有典教。二妇入门，皆令变服下车，不得逾侈。后阶子嘉尚魏主，主欲金缕衣见式妇，嘉止之曰：“其姬严固，不听，莫尔！不须持往，犯人家法。”

罗宪罗宪，字令则，襄阳人也。父蒙，避乱於蜀，官至广汉太守。

宪少以才学知名，年十三能属文。师事譙周，周门人称为子贡。性方亮严整，待士无倦，轻财好施，不营产业。后主立太子，为太子舍人，迁庶子、尚书吏部郎，以宣信校尉再使于吴，吴人称美焉。时黄皓预政，众多附之，宪独不与同，皓恚，左迁巴东太守。时右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，为领军，后主拜宪领军，为宇副贰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还，留宇二千人，令宪守永安城。寻闻成都败，城中扰动，江边长吏皆弃城走，宪斩称成都乱者一人，百姓乃安。得后主委质问至，乃帅所统临于都亭三日。吴闻蜀败，起兵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内欲袭宪。宪曰：“本朝倾覆，吴为唇齿，不恤我难，而徼其利，背盟违约。且汉已亡，吴何得久，宁能为吴降虏乎！”于是缮甲完聚，告誓将士，厉以节义，莫不用命。吴闻钟、邓败，百城无主，有兼蜀之志，而巴东固守，兵不得过。吴使步协率众而西。宪临江拒射，不能御，遣参军杨宗突围北出，告急安东将军陈骞，又送文武印绶诣晋王。协攻城，宪出与战，大破其军。孙休怒，复遣陆抗等帅众三万人增宪之围。被攻凡六月日，而救援不到，城中疾疫大半。或劝南出牂牁，北奔上庸，可以保全。宪曰：“夫为人主，百姓所仰，危不能安，急而弃之，君子不为也。毕命於此矣！”陈骞言于晋王，遣荆州刺史胡烈救宪，抗等引退。晋王即委前任，拜宪陵江将军，封万年亭侯。会武陵四县举众叛吴，以宪为武陵太守、巴东监军。

泰始元年改封西鄂县侯。宪遣妻子居洛阳，武帝以其子袭为给事中。三年冬，入朝，进位冠军将军、假节。四年三月，从帝宴于华林园，诏问蜀大臣子弟，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，宪荐蜀郡常忌、杜轸、寿良、巴西陈寿、南郡高轨、南阳吕雅、许国、江夏费恭、琅邪诸葛京、汝南陈裕。即皆叙用，咸显於世。宪还，袭取吴之巫城，因上伐吴之策。六年薨，赠安南将军，谥曰烈侯。

子袭，以陵江将军领部曲，早卒，追赠广汉太守。袭子徽，顺阳内史，永嘉五年为王如所杀。兄子尚。